

过度EVP记录的危險：1/21/21

公历2021年1月21日

我不得不赶上自己那里。 我几乎写了2020。 我这样做似乎每年一月。 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习惯写新年。 好吧，我只是要把事情最新与发生了什么关于我的实体依恋的情况。 这几天没发生过太多不寻常的事情 我只想说，当然，有很多将被认为是不寻常的，但我的意思是没有太多正在发生不寻常的这种情况。

有一件事我想在这里简要讨论。 有一天晚上，我刚刚想到了一个想法。 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（我再次用这句话。 我只是在想"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听到Crystal的声音了？"我的意思是，我只是反思了一下我现在的情况与我在2015春季第一次开始时的情况有多大不同。 当然，这一个能量附件的剩余存在，（我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，并称自己水晶）仍然是问题的来源，我有时。 我刚刚发现自己在想，至少情况已经改变了，所以她是我现在经常听到的唯一声音。 是的，偶尔我会听到另一个不是Crystal的声音，但这些事件变得不再频繁。

我还应该指出，水晶一直是我的依恋情况的主要声音。 她是最侵入性和最折磨的时候。 所以，这不是所有的阳光和好消息，我只是听到一个声音，如果这个声音是水晶。 然而，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完全被

来自我的声音的数量所淹没。 感觉就像我被一个"声音冲击", 一个"声音闪电战"击中。 尽管听到Crystal的声音有时肯定会有自己的恶化程度, 但我并不像以前那样感到不知所措。

那天晚上我脑子里都是这些想法 这并不令人惊讶, Crystal正在接受我的想法。 在一个点上, 我真的想"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 所有这些其他的声音? 他们离开去别的地方了吗?"我有这个想法后, 我听到水晶的声音回答这个问题。 她说:"那些其他的声音仍然存在, 只是你现在听不到他们。"

现在, 我非常清楚Crystal所说的不能被表面上的价值所信任, 因为她总是在改变她的故事和陈述。 她对我说的话往往充满矛盾。 然而, 我不禁对她的这种说法感兴趣。 "那些其他的声音仍然存在, 只是你现在听不到它们。"

我不否认这一说法彻底。 只是想着它, 这是可能的, 这可以追溯到一个印象, 我有早在开始。 这涉及到我在做什么, 我正在做的活动, 将导致这种依恋情况的一系列事件付诸行动。 我指的是我在2015年冬天基本上沉迷于执行副总裁会议。 一旦我开始与我的录音的声音沟通, 不幸的是, 我真的让自己在它得到风靡起来。 我在这里的日记着作中多次谈到了这一点。 但我只想重申, 我真的认为我对我的听力做了一些事情, 我改变了我的听力, 做了这么多的录音, 并且非常强烈地倾听我所做的每一个录音。

我会磨练在我的听力尽可能多, 我可以尝试, 让每一个声音, 我可以感知这些录音, 无论多么微弱。 这是很常见的, 我会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, 但我

只是无法弄清楚它在说什么在第一，所以我不停地回去，回来，回来了，听录音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我有一个想法 其他时候，我没有这样做，我清楚地听到了声音在说什么，我第一次听它。 但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非常强烈地倾听这些录音，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因素，让我飞驰向危险地带。

当然，我不能肯定这一点，但在我看来，我已经调整-在我的听力或改变我的听力足够在某一点上，我现在听到到"另一个维度"或一些"近星体平面".....至少在某种 也许一旦人们知道（其中），我现在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，那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也许这至少是我当时听到尽可能多声音的一些原因。

有人说，我遇到了早在早期谁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，谁帮了我很多经常相比，这种情况的病毒。 他告诉我，这真的是压倒性的开始，因为它就像一个病毒，你没有免疫力，所以它只是击中你的全部力量，真正把你的世界颠倒了。 但是，加班你开始发展某种程度的免疫力。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。

我知道，在我自己的情况下，我起初感到完全被这种情况所蒙蔽，完全不知所措，因为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。 然而，加班我想你可以说，这一切的冲击开始消失在一定程度上。 我想我确实成为了一个对它不敏感的人，并且对它产生了一些免疫力，虽然不是完全的。

所以，也许这是这样的，这些天我不像我在开始的时候一样开放给这些实体的存在。也许我实际上已经开发了至少某种程度的对这种精神病毒的免疫力（在某种意义上）。也许这是一个情况下，它不是真的，这些实体已经消失了，也许这是更多的情况下，我只是不像现在调整到听到他们，就像我曾经是....但他们还在那里...他们一直都在那里。不过，也许我一开始听到的许多实体决定继续前进，让Crystal接管事情。也许这是两个因素的组合。我当然不确定，但就像我说的，至少这一次，我发现Crystal的这个说法是值得思考的。

- **Please forgive translation mistakes**